



## 姐妹街

张水鱼

站在太原南站等新姐妹时，我思绪纷飞。想着她几十年漂泊在外的辛劳，想着她在婆家上敬下抚的担当，也想着她的一些趣事……

她是逆着光向我走来的。她走来，像是走来岁月里的另一个自己。我们姐妹俩太像了。走近，打量，拥抱。她依然穿着那件我送她的黑色羽绒服，依然使用着孩子们淘汰下来的双肩包，脸上挂着标志性的灿烂笑容。

我说状态不错啊。她说那是，来到了大太原啊。我说不，你从北京来，北京繁华多了。她突然拽住我胳膊，眼底泛起细碎的光：“太原有我一条街呢！”

这一条街的故事，要从名字说起。

在太原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租房住在鱼池街上，与鱼池街交叉的街叫小新街。两条街巷如并蒂莲般依偎，像姐妹，而我们姐妹俩的小名，正是小鱼和小新。我感觉妙趣无穷，妹妹听到了，美滋滋地说：小鱼住在鱼池街，小新来到小新街。其状幸福无比。

小新对母亲给她起的名字奉若神明。这一点上我们姐妹都差不多。母亲走了50年了。母亲走时，我们都不怎么记事，能够紧紧握住的、别在衣襟上的，只有母亲送给我们的名字。这是母亲留给我们能反复把玩的唯一信物。姐妹俩也习惯了藉着自己的名字，去触摸母亲的喜好，猜测母亲的愿望。

后来，妹妹北漂打工，我也离开了鱼池街。但每次妹妹来太原，第一等要事就是到小新街看看，如同候鸟执着地飞回故巢。

最难忘3年前的那个仲夏，姐妹俩在小新街新设的文化墙前驻足。文化墙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小新街、鱼池街、三桥街的来历与文化内涵。读过上面的文字，我和姐姐都红了眼圈，妹妹则激动得不能自己，竟然泪雨滂沱。

因为我们在宣传栏里看到一句话：鱼池街原名大新街。这进一步印证了姐妹街的说法，更触动了小新妹丰富联想的开关。

陷入寻根情结的小新大胆猜测说，肯定是在桥头街工作过的母亲熟悉这两条街，所以分别给我们起了“小鱼”和“小新”的小名。她的愿望是我们长大以后能来太原工作，姐妹永远相守。

## 凡人二弟

梁建军

翻看到过年时和家人们吃团圆饭的照片，想到缺了二弟，心中酸楚。二弟去世两年了，我还是常常触景生情，心里难过。

二弟比我小两岁，年幼时，经常跟着我玩耍，形影不离。

我十来岁时，为了省煤钱，下午放学后，经常和二弟挎个篮子去拾煤渣。我上初中时，星期天，父亲带我和二弟去东山的观家峪煤矿捡“石头炭”回来烧火。“石头炭”是从煤矿丢弃的煤矸石里挑出的。我们从早上一直捡到下午，中午吃口干粮。回来时，父亲拉一辆平车，我也拉一辆，二弟在后面推，回来后一身汗水，都是黑花脸。

二弟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，等待下乡插队期间，为补贴家用，他做临时工给木工打下手，锯木头、刨木头、开榫卯，从不叫苦。我结婚时，请了木匠打家具，二弟打下手，一套家具打下来，二弟竟掌握了全套技术。二弟结婚时，家具都是自己做的，好看又结实，用了十几年。

小新的意思是说，太原的街巷图卷里藏着母亲的伏笔：鱼池街与小新街如姐妹般十字相扣，而桥头街也在不远处静静守望。

听完小新的解释，我和姐姐的眼泪也给带出来了。这眼泪是为小新对小新街的执念，也是为了去世的母亲。妹妹的推理其实是没什么根据的，但我们愿意相信。

姐姐逗她说，那我的名字“水妮”怎么解释呢？小新说，本来妈妈想你叫小桥的，这跟前不是三桥街吗？但我们表姐的名字抢先了啊。这样吧，三桥街就归你了，小新街、鱼池街、三桥街从此就是三姐妹街。

三街成三娇，这完全来自妹妹的美好愿望和完美想象，以及对于母亲遥不可及的思念。我和姐姐都懂她。对于因母亲早逝而被迫多年寄养在外的她来说，对命运百转千回的设想更多一些。

今年正月初二，回娘家的日子，我和小新再次来到姐妹街。从早西关的鱼池街进入，经过小新街，从三桥街走出，一路打卡一路笑谈。正是寒风刺骨的天气，小新却兴致勃勃。她一路指点着路边的小店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这条街上的一切都让她着迷，都为她而设，因为它们都和“新”字有关。

从小新街回到家，妹妹的心情格外好。她对着客厅的鸿运当头、向日葵、水仙花和绿萝串烧起她熟悉的歌谣：“鸿运当头照，向日葵对我笑，水仙花说早早早，绿萝说一切安好。”她转着圈，裙摆飞扬，唱着拜年的小曲。

我望着被岁月打磨却依然鲜亮的小妹，突然懂得：所谓取之不竭的能量，不过是某个街角替母亲寄存了我们的乳名；所谓情同手足的姐妹，不过是在彼此瞳孔里能看见自己的模样。

开车送小新返京的路上，她说：“姐，今年在太原过年，最开心的是我们去了姐妹街。”我扭头望向她，同时思索母亲赐名的深意——“新”应是永不熄灭的灯盏，是冻土下的种籽，是暗夜里倔强生长的光。

像妹妹所希望的，这条以“新”为名的小街，收纳着母亲未说出口的叮咛。虽然它们浸润着异乡的烟火与霜月，却最终会在我们姐妹年复一年的奔赴中，长成故乡该有的模样。

后来，二弟下乡插队，和我分到了一个村，我们白天一块下地劳动，晚上住在一个宿舍，吃的是一锅饭，点的是一盏灯。兄弟俩在一起，缓解了思念父母之苦，遇到困难相互扶持，一同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。

二弟回城后，分配到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工作。领导安排新职工用平车给锅炉房拉煤，一千就是一冬天。他踏实肯干，吃苦耐劳，拉煤工作结束后，到厂供应科做了采购员。

那年，企业要改制转产，二弟和同事们下岗了。他也会苦闷彷徨，但很快就振作起来，利用自己的技术和销售渠道，和同事成立了公司，干起了老本行，直到退休。

二弟退休后，本该颐养天年，不料却身患重疾，仅65岁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二弟是个平凡的人，他一生工作踏实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像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，默默地奉献着。

但愿二弟安息，我们来世再做兄弟。

## 满架蔷薇一院香

耿艳菊

一大早，我们的家庭微信群里就开始热闹了，隔着屏幕，仿佛能闻到蔷薇花的芬芳，感受到小院里宁静柔和的晨光。

自从蔷薇花盛开后，父亲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满院的蔷薇花拍照，然后发到群里给我们这些在外的儿女欣赏。粉红色、桃红色、白色、浅黄色、紫红色……这些美丽的蔷薇花有的明媚盛放，有的温婉静谧，把简朴的小院都照亮了。

真不敢相信这些蔷薇是父亲种的。父亲怎么会这么有耐心呢？要知道，他曾经是一个特别暴躁的急脾气，我们从小就很怕他。母亲则温和隐忍。父亲常常发脾气，母亲总是沉默着，当没听见或没看到，继续忙着手中的活。我常常替母亲不平，甚至嫌母亲懦弱。

等长大后，自己也成立了家庭，才知道，一个家庭要想保持完整和幸福是多么的不易，也开始学着包容和理解。我理解了母亲，为了让她的孩子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，在世界上有一个温暖的港湾，她始终以谦卑而坚强的姿态活着，默默地守护着这个家庭。

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？算起来，好像是我们一个个地从他和母亲身边走向外面的世界后，昔日热闹的小院就只剩他们两个人朝夕相对了。弟弟在南方城市安了家，为了让他们过去住，特意买了大房子。

以前，父亲常常美美地畅想他和母亲的晚年生活，等到孩子们都成家了，可以这家住一段时间，那家住一段时间。面对弟弟的邀请，他们却犹豫着没有答应。

这样的大事，竟然一反常例，由母亲做主。她委婉地告诉弟弟，大城市的生活好是好，但她和父亲在老家生活惯了，到外面不适应，况且他们还要在老家守着我们这个小院，我们哪天想家了，随时回来都有一碗热饭吃多好呀！我知道他们不走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母亲担忧父亲的脾气，怕给孩子们添麻烦。

东边的田地不种了，母亲闲不住，骑着电动车，每天去街上的超市干活。

母亲去超市工作后，父亲闲在家里，一向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他慢慢变得勤快了。他早早起床，为母亲做好早饭，然后送母亲去上班。下午，他就开始为母亲准备晚饭，然后去接母亲下班。从家里到超市也就几里路，路面修得平整宽阔，但父亲却坚持接送母亲，风雨无阻，有时候他骑车带着母亲，有时候两人一前一后各自骑着车。

和妹妹聊起父亲的变化，感觉他和母亲过了一辈子，直到晚年才开始真正地恩爱，这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到安慰。母亲多年的隐忍和包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现在父亲常说，咱们家的幸福，你们母亲是功臣。

在小院里种蔷薇花，是缘于有一回，他们去另一个镇上走亲戚时，亲戚家正盛开着一院子粉红的蔷薇花。母亲看得入迷，父亲便留了心，回家就到街上向种花的师傅请教，如何种植蔷薇。

就这样，蔷薇花枝一点点爬满了我们的红砖院墙，映照得满院生辉，微风轻轻吹着，到处弥漫着蔷薇花的香。

走在城市的喧嚣热闹里，想到我们无论走到哪儿，无论走得有多远，父母都在老家为我们守护着那个小小的、开满蔷薇花的宁静院子，幸福和温暖就会在心间弥漫，即使在失意的时候，人生也不会觉得孤单落寞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